

还记得，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吗？
是在动荡不安地成长，还是在跌跌撞撞地奔忙？

亲爱的你别怕，
再难的时光也是限量版。
这一夜的痛哭过后，
一定会有新的早晨。

我知道，
你会安然，你会无恙。

不足以谈人生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

吴东方◎主编

古吴轩出版社

013036460

不足以谈人生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

吴东方◎主编



1247.8
335



古吴轩出版社

2247.8
33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 吴东方
主编.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546-0083-2

I. ①没… II. ①吴…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9071 号

责任编辑：王 琦
见习编辑：陆九渊
策 划：张本滢
封面设计：曲春虹

书 名：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主 编：吴东方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680×960 1/16
印 张：16.75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46-0083-2
定 价：29.90元



平凡人，被爱逼得多英勇

有人说，眼泪是人类情感的终极表达。我们得到了会喜极而泣；失去了会椎心泣血；离别时不免泪湿襟衫，相逢后难忍相拥而泣；呱呱坠地时我们以眼泪和世界照面，垂垂老矣时我们又用眼泪和世界吻别。也许思念了某人，也许忍受了委屈，也许陷入了迷茫，也许心生了怜悯，也许吼出了誓言，也许为某事愤怒，也许被真情打动……这世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情绪曾使我们在深夜里痛哭失声。

平凡生活里的某一天，大街上，有人行色匆匆地奔忙，有人懒懒散散地闲逛，每个人都抱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走过的灵魂看不清表情。

在火车站的站台旁，一个女孩送男友登上开往云南的列车，她跺了跺脚，转身去寻那列开往甘肃的火车会停在哪个站台……

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一个销售员正在被主管训斥，他盯着自己的皮鞋，暗自估量着熨得笔挺的廉价西装里还有多少钞票……

在二环路上的公交车里，一个上班族挂掉了中介打来催缴房租的电话，



在人缝中调整着手臂的姿势，把手机塞回包里……

在大城市的角落里，一个拾荒者被寒风叫醒，他呆坐了一会儿，起身数了数蛇皮袋里的易拉罐，决定再把裤带扎得更紧一些……

在钢筋水泥努力生长的工地上，一个农民工抹了抹脸上的白灰，往嘴里塞了一口乱炖饭，觉得有点儿牙碇，索性抿了两下就咽下去了，他忽然想起远在家乡的儿子和老母……

在人山人海梦想沸腾的招聘会上，一个毕业生对着镜子压了压脸上的粉底，咧开嘴露出八颗牙齿，准备投出今天的第十三份简历……

平凡人，被爱逼得多英勇。在那些隐忍的笑容背后，好像有疼痛在低吟。那些微小的痛苦，那些无法面对的苦难，那些看似无解的忧伤，像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你蜷缩起身体，蹲下身，用手掩住嘴巴；让你直直地立着，扬起头，瞪大泪水快要决堤的双眼；让你窝在床上，攥紧被角，把脸埋进枕头。那些小心收藏的回忆，那些不愿示人的伤疤，那些假装遗忘的珍贵，都被眼泪狠狠地出卖。

“我好疼啊，该死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写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扬·马特尔说：“无论生活以怎样的方式向你走来，你都必须接受它，尽可能地享受它。”

我们每个人都走在一条满是荆棘的路上，我们跌跌撞撞、满身泥泞、受伤流血、痛哭流涕，我们看见了生活的真相，却依旧奋力前行。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深沉的爱；也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倒，除了放弃的自己。

请你不要迷茫，如果你看不到未来，也许是因为它太过耀眼的缘故；请你不要恐惧，没什么东西比你童年时想象的大怪兽更为可怕；请不要为离别伤悲，只需感谢相守的时光，然后走到下一个路口，去等待另一次的久别重逢；请不要为失去而悔恨，你珍视的所有一定会以更好的方式被妥帖安放，而你也将遇见独属于你的机缘；请不要一直隐忍，须知痛哭一夜，醒来必有欢呼，阳光依旧会温暖地落在你的脸上。

有一种力量，正从我们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光芒，正在我们的眼底慢慢发亮。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小小的爱与幸福，一杯温热的白开水、一句轻声的问候、一个激励的眼神、一场美妙的邂逅，它们散发着一点点的光，一点点的热，一点点的温柔，而这些足够我们再走一程路了，走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老得可以谈谈人生。

生活从未干涸，是因为我们曾用泪水浇灌。那些使我们痛，使我们流泪的过往，都将在某一日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宝物。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你唯一要担心的只是，你是否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当你回首往事，一定会想对过去那个不够美好的自己说一句：谢谢你，那时没有选择放弃。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年轻时，我曾那么荒唐地爱过你 / 001

第二章 那些心里有伤的人，都想有一个树洞 / 041

第三章 候鸟也有南方北方，草木也有朝暮苍凉 / 069

第四章 我的心底曾住过一只野兽 / 097

第五章 下辈子，无论爱或不爱，都不会再见 / 139

第六章 我有一双翅膀，却被煮了羹汤 / 173

第七章 离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 201

第八章 一群与我无关的人，打湿了天空 / 231

第一章

年轻时，我曾那么荒唐地爱过你



平淡的日子像复印机一般掠过，
再伤人的折磨也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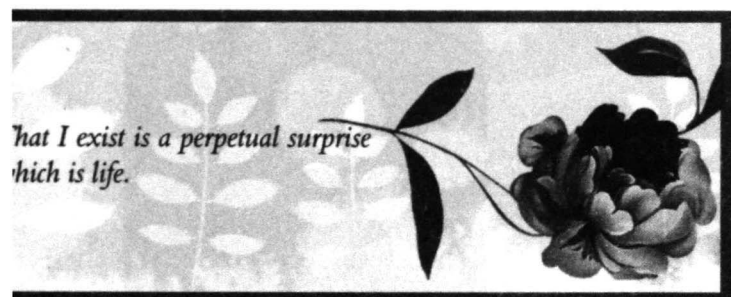
当初流泪流血的心也一日日结了痂，
只是那伤痕还在，

隐隐的，

有时半夜醒来还在那里突突地跳，

生生地疼……

ài
[爱]



《天使之城》

塞恩说：“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可能不。爱一个人需要付出吗？是的，
而且是无怨无悔的。”

爱得不公平

他站在胡同东头，她站在胡同西头，就那么借着胡同的一线天光，远远地看了一眼，父母亲同时心动了。一眼订终身。

在父亲看来，母亲虽然出身乡下，也没有读过书，但是皮肤白皙眉目清秀，和文学青年的父亲想象中的林黛玉有些相似；在母亲看来，父亲浓眉大眼，身材魁梧，还散发着一股书卷气质，看上去很是忠厚老实。

父母的婚姻带有些政治色彩。父亲家的成分是富农，急需一把政治保护伞。而母亲家是三代赤贫的贫农，绝对够正够红，当然这背后隐藏的生活也可想而知，外公之所以心心念着要把母亲嫁到城里来，是因为在外公看来，城里人是不用干多少活儿的，很适合身体“娇弱”的母亲。但他们的婚姻又不仅仅是“政治婚姻”。因了我父亲的不肯将就，我母亲据说已是他相的第七位女子。

父亲身上的“富二代”习性和书生气在婚后暴露无遗，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家务根本不沾手。由于成分问题，又害怕涉及与经济相关的工作，急剧增加的家庭人口，让毫无准备的父亲越来越暴躁。

于是，母亲站了出来。打各式各样的小零工，做各种各样的小生意。

小时候一家人吃饭的情形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家里五个女孩子围着一张小桌子，父亲大人一人独占一张大桌，母亲则在旁边负责倒酒，



小心翼翼地陪着父亲聊天，我眼中的母亲，就连笑容都带着些卑微。当时不明白为何在外人面前总是开朗乐观地哈哈大笑的母亲，独独在父亲面前笑得如此谨小慎微。直到我读到张爱玲的那句话：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有一次，母亲特意买了父亲爱吃的猪头肉，而父亲除了赏给小妹一块，其余的全部落入自己的肚里了，母亲连尝一口都不舍得，似乎看父亲吃肉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

可是，这么卑微的幸福却为她招来了一顿毒打。

父亲一直深受出身问题所累，考上了大学都没有资格上。母亲用卖馒头的钱买来的猪头肉也变成了走资派的“罪孽”。被阴影遮蔽的心让父亲深信母亲的行为会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他摔了酒杯抓起母亲的头发就是一顿暴打。边打边骂：“你想害死我吧？想害死我们一家吧？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母亲委屈地分辩着：“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过猪头肉了。每天拉车走这么远的路，就算是头牛也得补充营养啊。”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因为怀才不遇才把一切怒气发泄到老婆孩子身上，我只知道尽管母亲挨了打，她仍然会背着父亲偷偷去做一些小生意，而赚来的钱，则被她更巧妙地补贴到父亲和我们的身上了。

她说：“你爸是多大的孝子啊，那不也因为你奶奶看不起我，就拉了个架子车，和我一起出来了……你爸可是大学生呢，娶了我这个‘睁眼瞎’，大字不识几个，委屈他了。这辈子，我就念着他对我的好。”

母亲说这话的那天，是暮春的午后，她几近失明的双眼忽然迸发出了光亮，我以为是阳光跳进了她的眼睛，却发现她是背着阳光说话。

就是因为念着父亲的好，母亲才会在数九寒天的凌晨两三点跳到城外的河里去抓鱼，然后五点不到再把鱼拖到市场去卖。有时候还为了和人抢摊位，打得头破血流。

母亲的爱也算是有血有汗又有泪了。

可是，父亲对母亲的爱呢？

我拼命搜罗记忆中父亲爱母亲的证据，那我不曾发觉，却被母亲坚信存在的——爱。

但首先跃进记忆里的却是那年夏天的晚上。我下晚自习回家，发现父亲和母亲正在打架。父亲骑在母亲身上，双手紧抓着母亲的脖子，母亲几乎翻白眼了。我赶紧上去拉父亲，却被父亲一把甩开，后来，我叫了邻居才把两个人拉开。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天父亲究竟为什么要置母亲于死地，也曾经尝试着问母亲。她竟然问我：“哪里有这回事？你做梦的吧？”我确信这场家庭暴力真实地存在于我的少年生活中，因了这场事件，我连着做了一学期的噩梦。想来是她丝毫不记得父亲的坏，只记得他的好罢了。

在我看来，五十岁前的父亲只为母亲做过一件事情：为她洗头、剪发。

似乎情形总是在阳光丰满而不刺眼的午后，母亲的脸上挂着幸福的笑，低眉顺眼地站在院中，父亲拿着剪刀，认真而和气，几乎每剪一下就仔细端详一下母亲，然后用嘴轻轻吹掉碎发，接着，再剪一下……

每次的剪发工程都要持续近一个下午，而母亲一个下午都笑意盈盈地站在那里，一点都不觉得累。

我记得有一次两个人在剪头发时邻居来串门，打趣道：“哟，看这两口子恩爱得！啧啧啧……”

母亲的脸色忽然就红了，一向在外人面前伶牙俐齿的她竟不知道如何应对了。

倒是平素木讷的父亲表现得落落大方：“这会儿在给俺爱人剪头，就不招呼你们了。”

母亲的新发型终于剪好了。

父亲嘴角挂着满意的笑，仔细认真地360度端详母亲，像看一件最完美的艺术品。

或许，母亲用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管不顾的牺牲来表达她对父亲的爱，而父亲却只会用“一生为母亲剪发”作为他的爱情表达式。



在我看来，这不太公平。

然而，在父亲五十岁那年，母亲突然病重住院了。

我和父亲一起回家给母亲做饭，父亲在厨房转来转去，一会说，盐呢，盐在哪？一会又嚷嚷，你妈不能吃味精！一会又莫名其妙跑到外面的椿树下看了半天，回到厨房对我说：“看，那棵臭椿树是我们刚搬到这边的时候你妈种的，我不让她种，她偏偏就种，你还别说，都长这么高了。”

我哪里有心思听这些？可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劲在我耳边絮叨：“我们刚搬出你奶奶家的时候，所有的家当用一个架子车就拉走了。我在前面拉着车，你妈在后面推着。你姐抱着你哥坐在车上，小脸脏得跟花猴子一样……那时候还没有你们……这一转眼的功夫，你们走的走，嫁的嫁，这院子里空落落的。”

我感觉父亲的语气有些不对劲，似乎有呜咽之声。

“你说，你妈要是走了，我可咋办？这么多年，都是她在伺候我。她可没享一天的福，怎么不让我得了病！她要走了，还有谁陪我说话？还有谁听得懂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儿……我找谁说话呀……”

我回过头，看到一张涕泪纵横的脸。

噢，我的父亲！我那一向严肃冷硬，注重形象的父亲，你可知道你的一滴泪水足以撼动女儿最虔诚的信仰？我宁愿看你冷酷无情的自私，也不忍看你卸下面具的衰老与沧桑。那一刻，我发现父亲瞬间衰老了，是被他想象中的与母亲的“死别”顷刻催老的。

如果岁月是把飞刀，“痛失挚爱”定是魔刀之刃。

“你妈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你妈就是我的命！我怎么就没有好好对她呢？我凭什么显得比她年轻？全是她为我操劳操的呀，我……”父亲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想，我一定要坚强，不能流眼泪。于是，我轻轻拍着父亲的后背：“爸，情况没有那么悲观。人家说，糖尿病是慢性病，好好养着就行。少干活少生气，自然就不会恶化了。”

父亲有些不好意思，他实在不习惯这样的父女交流。很快，他收住了眼泪：“嗯，也许吧。”

“爸，是一定。对了，饭做好了咱们走吧。”

到了医院门口，父亲忽然停住了脚步，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能看出我哭过吗？”

我说：“看不出来。”

“那就好。我怕你妈见到我哭还以为自己没救了呢。”

母亲住院三天，父亲的头发白了一大半。我对父亲说：“爸，小时候你给我讲伍子胥过关一夜白头，我还不相信，现在，我相信了。”

父亲说：“算是不赖，你妈的病没我想象中的坏。呵呵。”

母亲出院后，父亲很是娇宠了她一段时间。宠得母亲吃饭格外挑剔，只吃父亲一个人做的饭，直到有一天，父亲累得生了病。

母亲再也不挑剔了，嫂子做什么她就吃什么。

去年回家，父亲在客厅看电视，母亲在卧室听收音机。母亲向我抱怨说：“你爹现在一点也不关心我，只知道看电视。”

父亲也偷偷给我说：“你妈现在又开始矫情了。不过，由她闹腾去，闹腾够了自然就老实了。”

嫂子笑咪咪地对我说：“你都不知道咱爸咱妈，跟小孩子似的。到一块就吵嘴，吵得可有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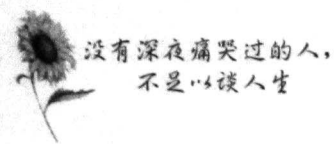
我说：“举个例子听听。”

“就说今天早上吧。咱爸给咱妈端饭，咱妈嫌饭热，说咱爸想烫死她。咱妈的眼不是看不见了么？咱爸就说，我哪像你黄瞎子啊，‘瞎’狠‘瞎’狠的。”

我笑着问道：“那咱妈怎么说？”

嫂子笑了半天，说：“咱妈骂得更有意思啊，咱妈说：‘我再瞎狠瞎狠，也比某些嘴歪眼斜心不正的人心正！’”

是了，那段时间父亲中风，形象刚好可以用“嘴歪眼斜”来形容。



我知道，他们又发明了一种除了剪发之外的爱的表达式——吵嘴。

我看着他们，仿佛回到了那个我不曾目睹的当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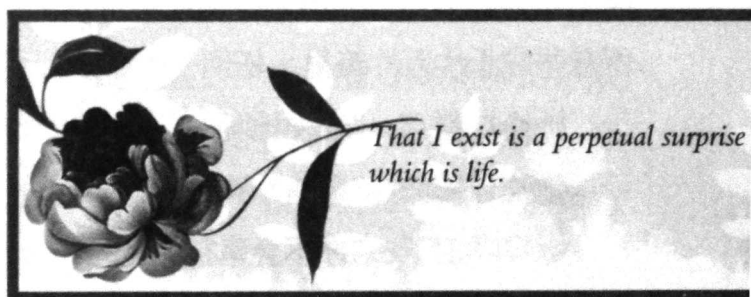
他站在胡同东头，她站在胡同西头。

媒人说：“喏，就是他（她）。”

于是，远远相望，虽然眼里彼此的面目模模糊糊，但心跳带来的震颤感却是如此清晰。

于是，执子之手，不曾放弃，不说别离，只肯记得他的好。爱情，从不论公平不公平。

xìng
[幸]



舒仪说：“年少时，以为爱能超越一切。那时不明白，世上另有一种力量，叫做命运。”